

疯狂

无畏勇士

(德国) 约阿希姆·马萨内克 著
瓦内莎 Vanessa



从德国到中国，足球征服世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无畏勇士瓦内莎

疯狂

FENGKUANG ZUQIU XIAOZI

足球小子



(德国) 约阿希姆·马萨内克 著

朱刘华 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狂足球小子·无畏勇士瓦内莎/(德)马萨内克著;
朱刘华译.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5
ISBN 7-5358-2952-X

I. 疯... II. ①马... ②朱... III. 儿童文学—中篇
小说—德国—现代 IV. 1516.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096 号

策划编辑:吴双英 责任编辑:吴双英 刘 侃
装帧设计:袁 江 质量总监:郑 瑾

出版人:彭兆平

出版发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湖南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电话:0731-2220325(销售部) 2568320(总编室)

传真:0731-2568336(销售部) 4441084(综合管理部)

经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湖南成光海律师事务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制:湖南省教育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4.125 字数:80千字

版次:2006年5月第1版 印次: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31-4435613 4435602

集满13张形象卡的读者，请将卡寄至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市场部，可获赠精美礼品。



约阿希姆·马萨内克

生于1960年，为电影、电视和演播室作品担任过摄影

师，舞台布景师和分镜头剧本作者。他是真正的疯狂小子足

球队教练，是马龙和莱昂两名足球运动员的父亲。

杨·比克尔

生于1963年，插图画家、

动画片艺术家、漫画家，同妻子穆米和两个儿子——足球运

动员蒂莫和芬恩一起生活在穆尼赫和佛罗里达。

作者简介

疯狂足球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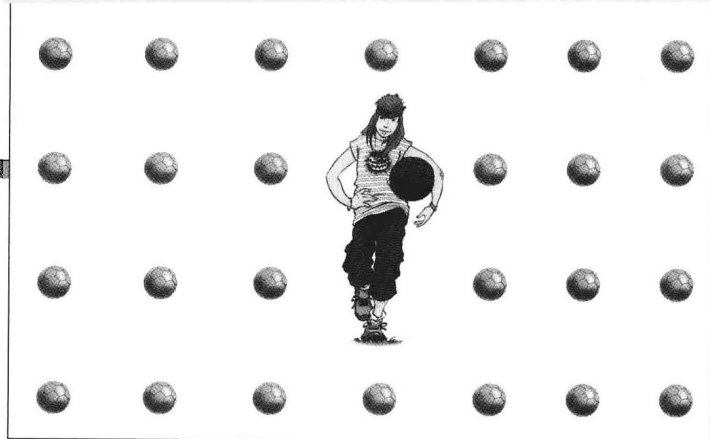
欢迎你



故事简介

瓦内莎是个狂热的足球爱好者：她只穿球衣，想成为第一个在男子国家足球队里踢球的女人。搬家后，她父亲为她报名参加一支少年足球队——疯狂足球小子队。可他们一点都不开心——球队里突然来了一个女孩子！没有人将球传给瓦内莎，就算有人传球也是力量很大，让她不得不放弃。可瓦内莎坚持下来了，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她出色地射中了一个决定胜负的点球，获得了胜利！





疯狂足球小子档案

姓名：瓦内莎

性别：女

年龄：十一岁

外号：无畏勇士

位置：中场

特长：穿上一双粉红色的高跟鞋射门时无人可挡

座右铭：我会成为国家男子足球队的第一名女性。

简介：瓦内莎是“疯狂足球小子”里最疯狂的女孩，她在学校里也穿着足球服。她不仅争取到疯狂足球小子球队里的位置，而且还与莱昂和法比一起成为了这支球队的领导者。所以，只要疯狂小子还存在，国家男子足球队就必须等着她。

目录



我恨女孩子 1

不 10

鬼城和鬼屋 14

恐怖生日夜 20

可怕的施莱克丽西外婆 30

另一种形式的相遇 35

我更恨男孩子 42

梦想的决斗 52

讨厌,太卑鄙了 57

卡米洛特在颤动 65

黑衣骑兵 70

心脏中央 75

自尊问题 82

甜蜜的报复 89

报复使人孤独 104

我就是我 108

疯狂小子们 114





我恨女孩子

你们好！我是瓦内莎，对不起，我刚才实在是顾不上你们。真讨厌！阿梅丽！那球传得多烂呀！我真想不通！阿梅丽·甜点。她踢起球来就跟她的姓一样，像饭后甜点——瓦克布丁^①。对，她长得也是那副样子！老天，她进足球俱乐部，只因为她穿不了裙子！



^① 瓦克布丁：德文是摇晃的布丁（布丁：西式点心）的意思。（译者注）



我情绪高昂，可这帮不了我什么。球在对方手里，霹雳贝格足球少女在向我们发起进攻。足球少女——对，我知道，可如果是看女孩子踢足球，就得忍受这种东西。我们是荷尔斯泰因足球燕子，尽管这名称让我们很伤心，可它正适合我们。它适合我们，就像小粗尾巴适合猪一样，因为我们踢起球来也是这样子。这就是说，场上的那帮人是这样踢的。幸好我跟它毫无关系。因为从第三分钟起我就绷着脸坐在草丛中。我们的教练齐帕丽希^①夫人，在发完第一通火后就立即将我叫下了场。从那以后阿梅丽就顶替我在场上晃悠，是的，其余的你们都见到了。

霹雳贝格足球少女向我们发起进攻。它的三名前锋排成一排扑向我们的16号，可是，尽管比起别的许多球队，她们知道球赛中位置是怎么回事，你却不能指望她们也会传球。我的施莱克丽西外婆称这是母驴一样的倔强，我告诉你们，她说得对。

“快！快拦她。她绝对不会传球！”我不理睬齐帕丽希夫人满含责备的目光，向我们的后卫嚷道。

① 齐帕丽希：德文是忸怩，矜持的意思。（译者注）



但我的可爱的战友们也不理睬我。她们像训练中一样很乖地拦住另外两名足球少女，却不管拿着球的第三位。她会传球的，她们心里想道。她当然没有传球。当射门成功时，她们全都张开嘴望着齐帕丽希夫人。

9比0，平讷贝格队领先。够了。我跳起来，攥起拳头，粗气直喘……但我还没来得及做别的。

“瓦内莎！”齐帕丽希夫人警告我道，“再讲一句话，你就永远上不了场！”

我投向教练的目光至少是致命的，但我咬住舌头，一声不吭。我一定要上场比赛。因为球场对面正好停放着我们俱乐部球队的汽车。男孩子们的E少年队正像往常一样凯旋而归。E少年队是十一岁儿童中的佼佼者，而且超出了县界。就连同汉堡和不来梅比赛他们都踢成了平手。

哎呀，这些男孩子是我的梦想，是啊，不管是谁，他现在只要稍微错解这句话一点点，我就抠出他的眼球来。你们知道，我十岁，这年龄的女孩子根本不提防男孩子。就这么回事。哪怕我外婆是另一种讲法。即使她声称这种现象有一天会改变。我不去想。我认为这绝对是谎言。明白吗？



好！尽管如此，这些男孩子仍是我最大的梦想。两年来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加入他们，像今天这样的星期六是我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样的星期六我可以向他们证明，我有多出色。对，也许那时候他们就会放弃自己对女孩子的偏见。对，也许他们会发现我，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球队。

可齐帕丽希夫人根本不想让我参加比赛。

相反，霹雳贝格足球少女以 13 比 0 遥遥领先。球场另一侧的男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将草辫系在头发里，模仿阿梅丽哼哼唧唧摇摇摆摆追球的样子。后来，在比赛只剩下三分钟时间，比分为 17 比 0 时，齐帕丽希夫人终于表现出恻隐之心：“那好吧！瓦内莎，你去同阿梅丽一起踢前锋。可我警告你，要是讲错一句话……”

“放心吧，齐帕丽希夫人！”我喊道，应声跳起，“我不会告诉她，她在草地上滚动的样子像个摇晃的布丁。”

齐帕丽希夫人气坏了，可是，老实说，我才不在乎呢。我早就有新的想法了。当我跑上场时，对面的男孩子兴奋地吹起口哨。

“哇，快看哪！”他们叫道，“她们还有一位替补



队员！”

“没错。离结束只剩三分钟了她才获准上场！”

“打赌，她肯定是个超级天才！”

“管她是不是呢。哎呀，我好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

我的脸霎地红了，像辆在时速 350 公里时急刹车的法拉利的刹车一样发烫。但我才不会刹车。我要让这些混蛋开开眼界，因此我跑动起来，径直跑向阿梅丽，她晃晃悠悠，哼哼唧唧地想追上球。我接过她脚下的球，带球冲向霹雳贝格队的球门。足球少女们先后过来拦我，但对我来讲她们都是障碍





滑雪的桩子。我甩掉一个又一个，然后射门，直接射进角落里。霹雳贝格队的守门员头一次遇到考验，跌倒在污泥里，齐帕丽希夫人像只母鸡似的跳起来，叫道：“进了！进了！进了！”

可我并不开心。我更气愤了，越来越气愤。噢，妈的，17比1领先我们，这只有一个原因：一直不让我上场。但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还有两分钟。因此我从霹雳贝格队的守门员身上跳过，从门网里捡起球，带着球跑回场中央。

那之后的开球是对方碰到球的惟一机会。裁判员哨声一落我就冲进中圈，一使劲挤开中锋，抢到球就重新向球门方向冲去。20秒钟后比分成了17比2，紧接下来，我又将比分踢成了17比3。这时候裁判员才吹响了哨子，直到这时我才终于向那些男孩子望了望。他们此刻在想什么？他们是不是终于明白了，我很出色，可以加入他们的球队呢？

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我觉得刚才一直在做梦似的，而此刻我和我的梦一起立在冰冷的淋浴下。那些男孩子走了。他们说走就走了。他们认为没必要留下来看我有什么用。失望和愤怒令我浑身直抖。面对3比17的耻辱，当我们球队低声向霹雳贝格足



球少女道谢时，我落荒而逃，跑到了淋浴蓬头下。

热水让人感觉舒服，给人安慰。我又变得很酷，不理睬我的气喘吁吁的队友们，将包背到肩上，将球衣的风帽拉到蓬乱的、褐红色的头发上，出门走向自行车架。那里——是我除了我的足球服之外最喜欢的东西：我的自行车。一辆真正的帕卡新车。它全身漆黑，后胎很粗，就像一辆恩都洛车的轮胎。我知道，当我骑上车，风吹在太阳穴上时，我的心情就又会好起来。虽然这改变不了我最近越来越想





做个男孩的愿望。我弯腰开锁，组合出正确的数字密码。那是我母亲的生日。她于六十五个半星期前的今天去世。这时我身后有人在跟我讲话：“你的自行车真是全俱乐部最酷的一辆！”

我转过身来。站在我面前的是亚历克斯，传奇般的E少年球队的队长。

我想开口讲话，可我的嘴巴和舌头忘记怎么讲话了。亚历克斯笑吟吟地，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在嘲笑我。可后来他也喉咙哽塞说不出话来。

“呃！”他轻咳一声道，“你愿不愿意来同我们一起训练？”

我盯着他，麻木了似的呆立在那里，还是说不出话来。我甚至都不能点一点头。

“哟！”亚历克斯低声道，“你真酷啊。我可以理解。我们对你不太友善。明天你干脆跨上你的自行车，它也许会将你带到我们那里去的。”

他满怀期望地望着我，我告诉你们，我真想吻他一下。我太高兴了。但我没这么做，而是跨上自行车骑走了。

“嗨，我差点忘了。我们在那边训练！从四点半到六点半！在三号场地上！你听明白没有？”亚历克